

異苑談藪

〔南朝宋〕劉敬叔撰

〔北齊〕陽松玠撰



古小說叢刊

古小說叢刊

異苑

〔南朝宋〕劉敬叔撰
范寧校點

談藪

〔北齊〕陽松玠撰
程毅中程有慶輯校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異苑/(南朝宋)劉敬叔撰;范寧校點;談薏/(北齊)陽松玠撰;程毅中、程有慶輯校;北京:中華書局,1996

(古小說叢刊)

ISBN 7-101-01292-2. 1•202

I. 異… II. ①劉… ②范… ③陽… ④程… ⑤程…
III. ①古典小說:筆記小說—中國 ②筆記小說:古典小說—中國 IV. I242.1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94)第00136號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冠中印刷廠印刷

*



787×1092毫米1/32·6印張·80千字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1—4000冊 定價:4.50元

前言

《異苑》十卷，胡震亨得之於亂書堆中，據稱書乃宋紙所鈔。他和姚叔祥、呂錫侯三人各錄一通，隨各證定訛漏，互錄簡端。後來他又與沈汝納同舟南歸，復共證定百許字，遂稱善本。於此可見胡震亨對此書耗費了大量精力，因而刻印成冊，收入《密冊彙函》中。過後毛晉又用其板片，重加訂正，收進《津逮秘書》。清人張海鵬又翻刻於照曠閣，編入《學津討原》。《異苑》版本流傳，今所知大抵如此。

我在整理校定此書的過程中，發現胡震亨等在訂正文字上，尚多訛誤。如卷三「晉大亨二年冬大寒」條，震亨等不知大亨爲桓溫稱帝年號，因而改爲太康。又如卷七「即墨古塚」條，震亨等改「眇也」爲「大禍」，不明眇乃目動之義。金牛目動，形象生動，想像奇特，改爲大禍，義則通矣，但索然無味了。故《學津討原》本又復訂正數處文字，惜此等處亦未能駁正，但後來居上，確有優點。惟以震亨等人，功不可滅，故本底本採用《津逮秘書》本，以示不忘筆路藍縷之功也。

《異苑》本記述奇聞怪事之書，所陳多民間傳說，有的故事源遠流長。如關於虹的故事，今人范泉編《神燈》一書，其中有台灣高山族傳說一則，頗同於本書所記載者。但虹的記述最早見於殷武丁二十九年一月（董作賓《殷曆譜》）：「八日庚戌出各云自東宜母昃亦出出蜺自北飲于河。」（《殷契前編》七三二·十）

本來民間傳說，尤其是神怪的故事，大都富於想像力和幻想性，而在想像中又寓現實意味。如卷七記漢武帝死後在市場上出賣殉葬珍品，並說「帝左右識而認之，說賣者形狀」，的確是武帝。帝王在人民眼中，和一般平民百姓無異，也自己到市場上買賣東西，不得喚奴使婢。又如卷八說：臨海樂安章沉「死經數日，將斂而蘇。云：被錄到天曹，天曹主者是其外兄，料理得免。初到時，有少年女子同被錄送，立住門外。女子見沉事散，知有力助，因泣涕脫金釧一隻及臂上雜寶，託沉與主求見救濟。沉即為請之，並進釧物。良久出語沉，已論秋英亦同遣去。秋英即此女名也，於是俱去。」這裏所記，天上和人間一樣，利用職權，徇私受賄，於幻想中臚入人世現實，逼真如見。把人間可能發生的骯髒情節移到高貴的天曹，令人拍案叫絕。至于卷三說宋處宗買得一長鳴鷄，能作人語，與處宗談論有言致。這樣，處宗玄言

大進。原來名士玄談得自與鷄對話，這些人並無聰明才智，只是拾鷄牙慧，欺世盜名，名士談玄在平民百姓心目中，無非鷄嘴學舌而已。總之，《異苑》一書，其中許多故事都流露着平民百姓的觀點，有的大胆幻想，有的無情披露。

有人說，校書如掃落葉，掃却舊有的，又會出現新發生的，誤文往往難免，不過總應當竭力避免。如本書卷六記張承士有《羊中敬書》二卷，忽失所在。一日鬼於梁上擲還一卷。這所謂《羊中敬書》，《隋書·經籍志》失載。但既遭鬼所捉弄，書中所記自與鬼有牽連，其中不免有方術家禁呪之法，用以治鬼者，《隋書·經籍志》有《乾陀利治鬼方》十卷和《新編乾陀利治鬼方》四卷，獨無此書名目，疑所謂《羊中敬書》，敬是禁之誤，而苦無佐證，不敢妄為校改，只好缺疑。此等地方，書中可能還有，尚祈博識之士，有以教我，企予望之。

范 寧

異苑目錄

卷一附校記	一
卷二附校記	七
卷三附校記	一四
卷四附校記	二七
卷五附校記	四一
卷六附校記	五二
卷七附校記	六五
卷八附校記	七四
卷九附校記	八七
卷十附校記	九四
候文	一〇一

附錄

秘冊彙函本異苑題辭·····	一〇七
劉敬叔傳（胡震亨補撰）·····	一〇七
津逮秘書本異苑毛晉跋·····	一〇八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一〇八
四庫提要辯證·····	一一〇

異苑卷一

古語有之，曰：古者有夫妻，荒年菜食而死，俱化成青絳。故俗呼美人虹^{（一）}。郭云：「虹爲雩。俗呼爲美人。」

晉義熙初，晉陵薛願，有虹飲其釜澳，湏臾噏響便竭。願輦酒灌之，隨投隨涸，便吐金滿釜。於是災弊日祛，而豐富歲臻。

太原溫湛婢，見一嫗向婢流涕，無孔竅。婢駭怖，告湛。湛遂抽刀逐之，化成一物，如紫虹形，宛然長舒，上沒霄漢。

長沙王道憐，子義慶，在廣陵卧疾，食次，忽有白虹入室，就飲其粥。義慶擲器於階，遂作風雨，聲振於庭戶，良久不見。

衡陽山、九嶷山，皆有舜廟。每太守修理祀祭，潔敬則聞絃歌之聲。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縣祠下，得笙白玉管，舜時西王母獻。

衡山有三峯極秀，其一名華蓋，又名紫蓋。澄天明景，輒有一雙白鶴，廻翔其

上。一峯名石困，下有石室，中常聞飄誦聲，清響亮徹。一峯名芙蓉，最爲竦桀，自非清霽素朝，不可望見。峯上有泉飛派，如一幅絹^(三)，分映青林，直注山下。

長沙羅縣有屈原自投之川，山明水淨，異於常處。民爲立廟，在汨潭之西岸側，盤石馬跡尚存。相傳云：原投川之日，乘白驥而來。

尋陽姑石山，在江之坻。初，桓玄至西下，令人登，之中嶺便聞長嘯，聲甚清澈。及至峯頂，見一人箕踞石上。

會稽天台山，雖非遐遠^(三)，自非卒一作忽生忘形，則不能躋也。赤城阻其徑，瀑布激其衝，石有莓苔之險，淵有不測之深。

烏程卞山，本名土山。有項籍廟，自號卞王，因改名山。山足有一石櫃，高數尺。陳郡殷康常往開之，風雨晦冥乃止。

釣磯山者，陶侃嘗釣於此。山水中得一織梭，還掛壁上。有頃，雷雨，梭變成赤龍，從空而去^(四)。其山石上猶有侃迹存焉。

乘磯山下臨清川，昔有漁父宿于川，夜半聞水中有弦歌之音，官商和暢，清弄諧密。

百丈山上有石房，內有石案，置石書二卷。

永寧縣濤山有河，水色紅赤，有自然石橋，多魚鰱異禽。陰雨時，嘗聞鼪角聲甚亮。

涼州西有沙山。俗云：昔有覆師於此者，積尸數萬。從是有大風吹沙，覆其上，遂成山阜，因名沙山。時聞有鼓角聲。

吳孫權赤烏八年遣校尉陳勳漕句容。中道鑿破瑤^(五)，掘得一黑物，無有首尾，形如數百斛缸，長數十丈，蠢蠢而動。有頃，悉融液成汁，時人莫能識。得此之後，遂獲泉源，或謂是水脈。每至大旱，餘瀆皆竭，惟此巨流焉^(六)。

東鄉太湖，吳庚申歲，於此有一軍士五百人將破堰^(七)，先以酒肉祈神，約令水涸。夜夢人云：「塘水速竭，若見巨鱗，慎勿殺也。又有銅釜，並不可發。」明往，尺水翕然而盡^(八)。得白魚，形狀非常。小人貪利，剖而治之，見昨所祭餘食，充溢腸內。湏臾復得釜，又取發，水便暴出，五百人一時沒溺，唯督監得存，具說事狀，於今猶名此湖爲五百陂。

永嘉郡有百簿瀨，郡人斷水捕魚，宰生禱祭^(九)，以祈多獲。逾時了無所得，衆

侶忿怨，棄業將罷。其夕並夢見一老公云：「諸君且可小停，要思其宜。」夜忽聞有跳躍聲，驚起共看，乃是大魚。剖以爲膾，頓獲百簿，故因以百簿名瀨。

晉吳隸爲魚塞於雲湖，有大魚化爲人，語隸云：「晚有大魚攻塞，切勿殺。」隸許之，頃輒有大魚至，羣魚從之。隸同侶誤殺大魚，是夕風雨晦冥，魚悉飛上木間，因號爲飛魚徑。

蘭陵昌慮縣鄉一作郢城有華山，山上有井，鳥巢其中。金喙黑色而團翅。此鳥見則大水。井又不可窺，窺者，不盈一歲輒死。

潯陽曇椿世居長沙，宅有古井，每夜輒聞有如炮竹聲相承，謂之龍吒。

句容縣有延陵季子廟，廟前井及瀆恒自湧沸，故曰沸井。於今猶然。亦曰沸潭。

陳郡謝晦，字宣明，宅南路上有古井。以元嘉二年，汲者忽見二龍，甚分明。行道住觀^(一)，莫不嗟異。有人入井，始知是磚隱起作龍形^(二)。

元嘉初，武溪蠻人射鹿，逐入石穴，纔容人。蠻人入穴，見其傍有梯，因上梯，豁然開朗，桑果蔚然，行人翱翔，亦不以怪。此蠻於路斫樹爲記，其後茫然，無復彷彿。

河東卬丘儉，字仲恭。嘗征沃沮^{〔三〕}，使王頎窮其東界。耆老云：「曾有一破船，隨波流出在海岸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三〕}，生得之，與語，不相通，不食而死。又得一布衣，從海中浮出，其身如中國人衣，但兩袖頓長三丈^{〔四〕}。」

校勘記

〔一〕《太平御覽》卷十四引止此，無「郭云」以下十字。案《爾雅》：「蟪蛄謂之零。蟪蛄，虹也。」郭璞注云：「俗名謂美人虹，江東呼爲零。」釋名云：「虹又曰美人。」此郭注所本。

〔二〕「派」，字彙補·永部云：「派與沍同。」荀子·王制篇云：「其沍長矣。」案《玉篇》：「沍，古文流字。」《學津討原》本改作「派」，非是。當作「流」。

〔三〕「雖非」，應依《初學記》卷五引作「由路」。

〔四〕「從空而去」，《太平御覽》卷九百三十引作「從屋騰躍而去」，是。又「空」，《太平御覽》卷四十八引作「室」。

〔五〕「瑤」，《太平御覽》卷五十九引作「堙」。《字彙補》云：「堙同閭。」陸雲《答車茂書》云：「結置繞堙，布網彌山。」是「瑤」當作「堙」，《學津討原》本改作「瑤」，亦非是。

〔六〕「流」下，《太平御覽》卷五十九引有「通」字，當據補。

〔七〕疑「一」下有脫字。

〔八〕「尺」，當作「見」。

〔九〕「生」，當依《太平御覽》卷六十九引作「牲」是也。

〔一〇〕「住」，《開元占經》卷百二十引作「往」。

〔二〕「龍形」下，《開元占經》卷百二十引有「泉從邊出，繞殊缺，後晦等皆伏法。《淮南》所謂井龍見而貴臣拘者也」二十六字，當據補。

〔三〕《三國志·魏志·卞邱儉傳》云：「正始六年，儉征高句麗，高句麗王奔賈溝。儉遣玄菟太守王欣追之，過沃沮千有餘里，至肅慎氏南界，刻石紀功云云。」此所謂征沃沮，不確。

〔三〕「項」，《後漢書·東夷列傳》作「頂」較是。

〔四〕「頓」，《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三引作「俱」。《三國志·魏志》卷三十《烏丸鮮卑東夷傳》及《後漢書》卷八十五《東夷列傳》並無「頓」字。

異苑卷二

魏時殿前大鐘，無故大鳴或作不扣自鳴，人皆異之^(一)。以問張華，華曰：「此蜀郡銅山崩，故鐘鳴應之耳。」尋蜀郡上其事，果如華言。

晉武帝時，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無聲。以問張華，華云：「可取蜀中桐材，刻作魚形，打之^(二)，則鳴矣。」於是如言，音聞數十里。

晉中朝有人畜銅澡盤，晨夕恒鳴如人扣。乃問張華，華曰：「此盤與洛鐘宮商相應^(三)。宮中朝暮撞鐘，故聲相應耳。可錯令輕，則韻乖，鳴自止也。」如其言，後不復鳴。

豫章有石，黃白色而理疎，以水灌之，便熱。加鼎於上，炊足以熟，冷則灌之。雷煥以問張華，華曰：「此燃石也。」

元康中有人入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有兩行科斗書。臺中外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博士束皙，皙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校果然。

晉惠帝元康五年〔四〕，武庫火，燒漢高祖斬白蛇劍、孔子履、王莽頭等三物〔五〕。中書監張茂先懼難作，列兵陳衛。咸見此劍穿屋飛去，莫知所向。

晉康帝建元中，有漁父垂釣，得一金鎖。引鎖盡，見金牛，急挽出，牛斷，猶得鎖長二尺。

晉太元中，桂陽臨武徐孫江行，見岸有錢溢出，卽輦着船中。須臾，悉變成土。

晉義熙中，龐猗爲宜都太守。御人牧馬於野，見一銅鑪上焰帶鎖而行。持歸，以呈猗，遂檻盛，逸下荊州〔六〕，無都北乃一作鬼忽風雨〔七〕，有叫聲，火光燭天，徑來趨船，失鑪所在。

義熙中，新野黃舒耕田，得一缸金。卜者云：「三年勿用，長守富也。」舒不能從，遂成土壤。

晉時錢塘浙江有樟林桁大船，每有乘者，輒漂盪搖揚而不可禁。常鳴鼓錢塘江頭，凌浪如故，惟船吏章粵〔八〕，能相制伏。及粵死，遂廢去〔九〕。

海西太和〔一〇〕，會稽山陰縣起倉，鑿得兩大船，船中有錢，皆輪文〔一一〕。時日向暮，鑿者馳以告官。官夜遣防守甚嚴，至明旦，失錢所在，惟有船存。視其狀，悉

有錢處。

苻堅建元年中，長安樵人於城內見金鼎^{〔三〕}，走白堅，堅遣載取，到化爲銅^{〔二〕}。鼎入門，又變成大鐸。

西河有鍾在水中，晦朔輒鳴，聲響悲激，羈客聞而悽愴。

越崔門會元縣^{〔四〕}，有元馬河^{〔五〕}，有銅魴船。河畔有祠，中有碧珠。若不祭祀，取之不祥。

長山朱郭夫妻採藻澗濱，見二銅釜，沿流而下，取之而歸。有貝蓋滿中，銅器光輝耀目，自然作聲。郭懼，運蓋北山埋之，而後賣釜，與人共載出爲貨，船無故自覆，失釜所在。

上黨侯亮之，於江都城下獲一石磨，下有銅馬。

弘農楊子陽^{〔六〕}，聞土中有聲，掘得玉狔，長可尺許，屋棟間乃自漏秣米。如此三年，晝夜不息。米墜既止，忽有一青蛇長數尺，住在梁上。每落糞，輒成碎銀。子陽獲銀米，遂爲富兒。鍛銀作器，貨賣倍售。餘家市者^{〔七〕}，隨以破滅。

永康王曠井上有洗石，時見赤氣。後有二胡人寄宿，忽求買之。曠怪所以，未